

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

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

外国文出版社
朝鲜·平壤
1971

目　录

1.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朴英淳（1）

2. 关怀一个队员的健康…………………………　崔仁德（8）

3. 在司令官同志亲骨肉般的关怀下……　姜渭龙（17）

4. “很好地培育将继承革命血统的后备队”…………朴英淳（28）

5. 在宿营地有过的事…………………………　金龙渊（54）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朴　英　淳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应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的请求，决定和他们同行了。

我离开平壤之前，拜见了金日成同志。当时他向我说了大致如下的话：

……一九三三年，我在凉水泉子的时候，给一位中国老大爷弄丢了一把斧子，总没有找到，这次你去，务必拜访那位老人替我再次向他道歉。……

他直到过了很长岁月的今天，连把一位老人的斧子的事都没有忘掉，一直挂在心上费神，再说那把斧子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弄丢而未能还给他的。我听了他的话，禁不住有一股激动的热流涌上心头。

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时十五年的斗争中，他从没有安歇过一天一夜，一心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献出一切进行了斗争。他教导游击队员说，不管何时何地要一贯

忠于人民，珍视人民的利益，并亲自作出了榜样。

我牢记着金日成同志的恳切的嘱托，启程去考察战迹地，这时，我的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了那把斧子的缘由。

一九三三年冬天，金日成同志亲自率领部队，在凉水泉子驻扎了一个时期。那时他起居在豆满江畔的一位中国老人的家里。

当时，他谆谆教导全体队员要象做自家活一样帮助驻地人民的活，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他还每天早晨起得很早，不等房东老人起来，就亲自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拿一把斧子到豆满江上凿开冰给房东挑满一缸水。

有一天早晨，天气格外冷，江上的冰窟窿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这一天，他照例为挑水拿把斧子到江上凿冰刨冰窟窿。可是，不巧快刨完冰窟窿的时候，斧柄一断，斧头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他先把冰窟窿凿大了以后，在长竿尖上绑了铁钩，拿它摸河底，可是原来河水太深，怎么也捞不到。

照一般的想法，认为这是诚心帮助房东时招来的事，别无他法，便会死了心的，然而他还是为捞上那把斧头下了很多工夫。到河边帮他捞斧头的队员们，都建议要给房

东赔斧价了事。可是他把这件事总是放在心里不忘，说给房东赔再多的斧价也减轻不了他由于失掉用惯了的东西而产生的可惜之情。

可是，掉在河里的斧子，总没有找到。

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给房东老人多多地赔了斧价，再三道了歉。

房东老人本来就是为他的极大爱护和高尚的品德深受感动的，他说：

“……将军每天清早就替我们打水扫院，还为那不屑一顾的一把斧子，在冰天雪地里那样吃了苦，我想这些，实在不敢当，不知说什么才好。加上您硬给我这么多的钱来赔斧价，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我恨我这个老骨头力不从心，不能帮助游击队，反而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怎能收这个斧价呢！……”

房东老人坚决推辞收斧价。可是他终于把斧价交给了那位老人。此后，每当想到这事，他就说：“那回真对不起那位老人了。”不，直到过了很长岁月的今天，他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甚至嘱托我务必拜访那位老人，替他再次向他道歉吗！

我们大家都为他替人民着想的崇高思想深受感动，在考察战迹地期间，有机会聚坐一处，自然就谈起了这件事。

我们抗日游击队不管处在任何困难和逆境中，历时十五年一贯遵循金日成同志的这种崇高意志，正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了人民的利益，并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不移的思想，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在那年月里有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情我如今还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后方部队驻扎在大甸子王八脖子。

在那里，我们接受了一项任务，盖密营。当时，我们都是空手，连一把斧头都沒有，只好到邻近仅有的一戶农家去借斧头。那家是朝鲜人农家，房东说家里沒有斧头，只有一把锛子，可用的话，可以带去。在这深山沟里，除了这一家再也沒有地方去借斧头。

我们只好借来那把锛子，用它整削原木，盖了房子。

盖完房子，我们为了把锛子还给原主，查看了它，不觉发现锛刃一边缺齿。

我们都慌了。

我们想给物主赔锛价， 但这也不行， 要是我们付款子，房东老人究竟到哪里去买锛子呢！

在这深山沟里，想打一把鋤头也要走一百多里路，何况在这深雪齐腰的十冬腊月里，即使给他赔了钱，也不能拿它来替锛子用。

我思忖了半天，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把锛子修成原来的样子还给人家！”

同志们听了这句话，都诧异地望了我。

他们诧异是难怪的。

我们手上连一把斧头都沒有，只好借用人家的锛子来盖了房子，究竟拿什么来把锛子修成原样呢！

你要烧接锛刃，首先得有又硬又好的钢块，还得有风箱才能吹火烧铁。然而当时我们手上仅有一把锉子和小锤子及铁钳。

我们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来，大家都认为把锛刃修成原样是绝对办不到的。

可是我们想起了金日成同志的要热爱人民、珍视人民的利益的教导，都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缺齿儿的锛子就那样还给人家。

到底怎么办呢？我们都坐在一起，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眞的研究。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拿锉刀作锛刃，用起来会很锋利。

因为我过去见过几次父亲打铁的时候这样做。

大家有了一致的意见，把锉刀截断，一截作锛刃，另一截留下来等修武器时再用。

我们都有了劲头，把锛子和半截锉刀放在篝火里烧起来。起初沒有风箱，大家就用咀吹，可是风劲不大，烧不旺，于是弄来白芷杆，大家把它叼在嘴里对着篝火吹，吹起来风也大了，火苗也旺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干到深夜，才给锛子接上了刃儿。

接着，我们把它浸在水里淬过火之后，就用留下的半截锉子锉锛刃。可是锛刃太厚，剩下的锉刀又是半截，怎么锉也锉不快。

约定还锛子的日期已经到了，所以再也不能拖了。我们找来硬石块弄成石片，通宵轮班磨了锛刃。这样磨到日上三竿，才把锛刃磨快了。

我们如释重负，拿锛子去还给了老人。

我们告诉他说修了锛刃，可是通宵下苦工夫的事却未能告诉他。后来他得知这件事，每每谈及它，只要是我们游击队的事，他就尽力而为，越来越积极起来了。

这样，我们遵循金日成同志的教导，学习他的榜样，一向最重视人民的利益，在任何环境中也为不侵害人民的利益，竭尽了一切努力。

正因为这样，我们游击队到处受到了人民的完全支持和忘我的支援。

可是，　我们仅仅做到了这些，　就能说我们完全遵照金日成同志热爱人民的那一崇高深远的意志尽瘁了吗！

过了很长岁月的今天，他把曾给一位老人弄丢一把斧子未能还给主人的一事一直记在心上不忘。我每当想到他的这一心情，就禁不住感到心里热呼呼的。

四千万朝鲜人民伟大的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献出了全部精力，此时此刻也关照着工人、农民等全体人民生活的细节；惦念着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不幸的南半部人民，不能安枕入睡。我每当想到拥戴他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时，　不禁心里更加坚定决心，象他那样为人民献出一切进行忘我的斗争。

关怀一个队员的健康

崔 仁 德

如今，我每当回想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时候，总是回忆起曾在一九四〇年初春有过的往事。

由于百战百胜的钢铁灵将金日成同志大胆无双的战术，敌人在大马鹿沟、红旗河等国境地区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又调动东满的大批兵力，向他亲自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所驻的白头山东北部一带疯狂地发动了进攻。

金日成同志深入洞察这一战局，制定了灵活大胆的作战计划：打击敌人的后方，把它们赶进无可收拾的混乱中。

有一天，他指挥了各部队同时分别袭击位于不同方向的敌人集团部落的战斗。

七团和警卫连，按照原定计划袭击和扫荡集团部落之后回来了。

可是，攻孟山屯的八团的同志们，到天明时分还没有回来。

通宵等他们回来的金日成同志，指示我们机枪班进一步加强警戒，并指示其他队员们要在天亮之前吃完早饭。

我和弹药手把机枪架在司令官同志事先指定的地点，注视着密林。

天已经蒙蒙亮了，可是风雪大作，咫尺难辨。

密林正象用灰蒙蒙的雪粉拉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帷幕一样。

我们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不久，从右侧岗哨传来了有敌情的信号。敌人利用漫天的风雪偸偸接近，已经沿着山腰从四面爬上来了。

我立即向敌人开火，倾泻了密如连珠的机枪弹。敌人成批地应声栽倒，狼藉在雪地上。

“你们要坚守在这里， 守到七团机枪班爬上后一个高地。”

不知什么时候，司令官同志已经来到我们的旁边，这样说着亲自指挥了我们的战斗。

在困难或危急的时候，他总是亲自站在队员们的前头指挥。但是这次司令官同志站在这个敌弹集中的危险的地方使我们很放不下心。

我们边射击边再三地劝司令官同志跟部队一起急速离开此地。

可是，司令官同志笑着说：

“不要紧，不要担心我，继续打吧。”

司令官同志亲自指挥着我们的射击，一面派传令兵命令各团要转移到已指定的另一个战斗地点去。

司令官同志看到部队翻越山脊之后，才离开了我们的身边。他临走时说：

“等部队越过那个山脊，你们就赶快撤回来。

那时，七团的机枪将在山脊上掩护你们。”

司令官同志走了之后，我们进行更猛烈的射击，打了掩护。

过不久，从后山上传来了震耳的机枪声。

我们听到这个机枪声才料到司令官同志已平安无事地到达了部队，于是立即撤出阵地，赶部队去了。

可是，我扛着机枪刚走一段路时，不料左腿受了伤。

在敌人猛扑的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哪里顾得上自己的伤口呢？

我丝毫不流露出受伤的神色，朝着山脊跑上去。

当我们顺山脊往上跑了一段的时候，迎面跑来了司令官同志派来的增援队。

我们到达部队的时候，七团已经引诱扑上来的敌人往四七蓋方向转移了；八团也正在把敌人诱到与此相反的方向去。

司令官同志计划亲自率领伤员和警卫连向侧面前进。

我们必须在敌人更接近之前要迅速转移。

我们跟着司令官同志开始行军了。

当踏破雪路约摸走了五里路的时候，我的伤口越来越疼痛，感到神情模糊不清，腿也不听使唤。

我咬紧牙关，拖着腿一步一步地跟着走。

我定了定神，竭力追上去，可是不由自主，越来越落在行军队伍的后头了。

这个时候， 司令官同志的传令兵跑来， 搀扶着我问道：

“怎么，不舒服吗？ 司令官同志很担心你， 叫我弄清原由。”

为了不给司令官同志添麻烦，我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事，更有力地迈开了脚步。

可是我在传令兵面前，却无法掩盖渗到裤筒外的湿漉漉的血了。传令兵急忙给我包扎伤口之后回去了。可是在他回去之后不久，军医又跑了。

“司令官同志责怪你瞒着挂彩， 叫我给你注射这个

药。”他说着就抓我的胳臂准备打针。

我用发抖的手甩开他，说不要紧。

这是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注射药是怎样得来的。

当时，对我们来说，药品很紧张，并不次于粮食。特别是注射药，更是一种很难弄到的药品。

尤其是， 他给我带来的这个“强心剂”， 是同志们为司令官同志的健康，冒着生命危险去弄来的。

因此，同志们把这个注射药已经珍藏了好久。

军医也不是不了解我的心情。可是他说：“这是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就是司令官同志直接送给你的。快来。”说着他硬在我的胳臂上打了针。

注射药通过肌肉渗入我的心脏里。我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注射药。我衷心感到这里渗有着司令官同志一向在想自己的健康之前首先关怀队员们的健康的这一热爱。

这个热爱同注射药一起流遍我的全身，鼓起了新的力量和勇气。

回忆当时注射的情景，我如今也和那时一样禁不住哽咽，眼眶也热辣辣起来。

当天晚上，我们在深山密林里宿营了。

我们伤员都在同志们烧起的篝火旁休息。

虽是几分钟的工夫，我合眼沉在睡梦里。这当儿，我

听到司令官同志来叫“仁德同志！仁德同志！”忽地从睡梦中惊醒了。

司令官同志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看着我说：

“仁德同志！疼得厉害吧。……”

“司令官同志！……”

我不觉热泪夺眶而出，答不出话来，侧转头去。

我从司令官同志的温暖之手感到了亲生父母疼爱儿女的那种情意。

“伤势很重，应该治疗。”

司令官同志仔细地看了我的伤口之后，这样说着叫来了军医。

军医报告诊断的结果说，好象子弹还嵌在大腿里沒有出来。司令官同志久久沉在深思里，然后指示马上要动手术。

我很过意不去，觉得给司令官同志添了很多麻烦。

军医用自制的用具开始动手术了。这时，司令官同志亲自扶着我，鼓励说疼了也要忍着。

用小刀剖伤口的时候，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剧痛。

每当这时，我咬紧牙关，使出全付力气忍着疼痛。

我如今也不认为当时我能够忍得住剧痛是因为我的意志刚强。

司令官同志鼓励我说，“疼了也忍着点儿， 快治好才能打敌人啊！”我是听着司令官同志的话才忍受疼痛的。

司令官同志对队员们的比火还热的爱护，使我战胜了难忍的剧痛。

因为篝火光不亮，再加上由于强行军，子弹不在原先的位置，所以手术出乎意料地拖了很长时间。

动完手术，觉得疼痛显著减轻了。

第二天，我们再行军四十多里，抵达了大沙河上游五道扬岔。在这里，各主力部队接受新的任务，各自向各个方向出发了，只是我们伤员同司令官同志一起留在此地一个时期。

司令官同志在这里指挥了各部队的活动，并指导了地方工作员的工作。在这百忙中，他还经常来看我们伤员，并给我们讲形势。

当时，司令官同志老担心我们的伙食，为不能供应能够迅速恢复健康的食品而非常心痛。

当时我们的粮食情况十分紧张。

基本战斗人员也不能不饿着几天进行战斗。

有一天，出去搞粮食的同志们为司令官同志弄来了几升糯米。

司令官同志得知这个情况， 指示把糯米全部下锅蒸

熟，然后亲自挽起袖子，和队员们一起打粘糕。

司令官同志不顾队员们的请求，连一块都不尝一尝，把它全部端到我们伤员这边来了。

“同志们，粘糕对长新肉有神效。来，赶快把它吃了，好快恢复体力。”

司令官同志跨进门，一边说，一边给我们每个人分了粘糕。

我们都迟疑着没有马上接糕，说：“司令官同志您先用，我们就吃。”

司令官同志笑着说：“怎么啦，快接啊，我已经吃过了。因为这是辛辛苦苦弄来的，非常好吃，来，快吃。”

司令官同志如此热爱我们，想叫我们多吃糕，哪怕是一块。为这种热爱，我们禁不住心里热呼呼的，都低下了头。

司令官同志看我们吃糕，才心满意足地起了身。

司令官同志自己不用毯子，却叫传令兵把它送给了我们；有时饭也不吃，饿着几顿，都送给了我们。司令官同志对我们的深切的关怀和照料实在一言难表，我不能把它都记在这里。

如此，我们在司令官同志的热爱和关怀下，很快恢复健康，重返了战斗队伍。

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最艰苦的时期，或在远离司令部而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一向敬仰金日成同志，得到新的力量和勇气，和敌人进行了斗争。

在司令官同志亲骨肉般的关怀下

姜 渭 龙

每当回忆那长期而艰苦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就对金日成同志无限爱惜和关怀我们游击队员的崇高的恩德，总是感到兴奋、激动。

他在一身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把朝鲜革命引向胜利的繁忙中，也一向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爱护和关怀我们游击队员，把我们培养成为眞正的革命者。

在金日成同志的亲骨肉般的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成长为他的革命战士。我回顾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种种难忘的事情，这里只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五月，司令官同志亲自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胜利结束茂山地区大红丹战斗之后，在白头山东北部的和龙县一带进行活动，直到当年晚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更猖狂地破坏长白地区的祖国光

复会组织和国内的革命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同志拟定了灵活的大回旋作战计划，决定把游击活动的中心移到敌人的势力尚薄弱的白头山东北部地带，以便一贯紧紧掌握主动，消灭敌人。

那时，我属于司令部机枪排，执行直接保卫他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可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出乎意外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初秋的某一天，也就是我们驻在奥尔基江树林里的时候，八团的通讯员手拿一支出毛病的匣枪来托我修理。

我曾在兵工厂里工作过，有一点修理武器的经验。因此，我就漫不经心，沒有察看枪膛里有沒有子弹，便动手修枪，不料手受了伤。

受伤的瞬间，心上的疼痛比伤口还要痛，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了这种忧虑：竟使一身肩负着朝鲜革命的命运而繁忙的司令官同志因为这桩事而担心。

“现在，向司令官同志怎样报告才好呢？”

我受司令官同志的召唤，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他所在的帐篷里。

他端详着我的手问，用什么药怎样治。

然后他讲了大致如下的话：

……在打日寇的战斗中，负了伤也是气人的，何况在修枪时打伤了手，这该多么惭愧啊。

你惹出了这样的事故，当然你是疼的，再则伤口治好以前，你又不能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这不就是等于你对革命犯下了那么大的罪吗。凭着自己长期干了革命或者有经验，行动轻率，那就免不了失败。你要认清这一点，一举一动都得慎重啊……

我听着他的教导，抬不起头来了。

我是司令官同志不断的教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我沒有报答他那深厚的信任和关怀，却给他添上了麻烦。想到这里，我简直是心如刀割。

司令官同志好象看透了我的心事，鼓励我说：

“革命者应该敢于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拿下了挂在帐篷一角的羔 羊 皮袄。

那是队员们在经济募捐工作中，为司令官同志特意准备的。当时，和一般队员一样，他穿着朴朴素素的棉大衣。

司令官同志把那件皮袄披给我身上，说：

“天气开始冷起来啦。快穿上它吧。”

“我怎能接受队员们为了不顾寒冷刺骨、 风雪大作，领导朝鲜革命而繁忙的司令官同志的健康，特意送来的这

件皮袄呢！”我心里这样想。

“我不要紧……”

他看到我这么推让，边说受伤了就得暖和身体，边把皮袄硬给我穿上了。

司令官同志如此无微不至地关照队员们的火热的爱护，使我万分激动，连一句话也没能向他说了。

母亲有了好衣服和异乎寻常的饭菜就先想到儿女。司令官同志就是以这种心情，一向先想到队员们，亲骨肉般地关照他们。

我穿上司令官同志给披上的皮袄感到温暖，坚定决心，一定要报答他的深厚关怀和信任。

从那以后，由于司令官同志的细心照顾和同志们的帮助，我的伤口逐渐好起来了，可是，右手还不听使唤。

可是我不能一直在他的关照下等待伤口愈合，白白地过日子。

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一个念头：到缝纫队那里去帮助他们的工作。

当时，驻在奥尔基江密林里的缝纫队，按照司令官同志的命令，正在缝制部队急需的棉衣。

我想，我有经验，参加游击队后，有一段时期还做过剪裁衣料的工作，所以，我到那里去也许还能做点工作。

当我走进了司令官同志所在的帐篷的时候，他就迎面走了出来，亲切地问我伤口怎样，吃饭香不香。

“只呆着不做什么事，吃起饭来也不香。哪怕是缝纫队的工作也好，请交给我任务吧。”

我就这样直率地向他说了心里话。

司令官同志带着笑容，好一会看了看我的伤口，便说道：

“照姜同志的性情来看， 这么想也有道理。本来，我也想要把这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现在缝纫队的同志们在赶做棉衣。听说剪裁跟不上来，感到很吃力。在保障我们部队冬季活动方面， 做棉衣这项工作是个紧急的革命任务。因此会剪裁的同志应该去帮帮忙。不要用带伤的手直接剪裁，只给那里的同志们教一教技术就行了。……”

他看到我接受新的任务很高兴，便笑着说道，如果我硬拿受伤的手直接剪裁致使创口恶化，那就将给我“处分”调回来。然后他再追问我一句，我是否要一定按指示去办之后，他才让我到缝纫队去工作。

从司令官同志所在的帐篷一出来，我就奔向缝纫队所在地去了。

缝纫队所在的地方，离司令部所驻的山谷远一些，走好长一段路，才到了那里。

在搭得很宽敞的帐篷里，堆了很多布匹和棉花捆。在这里崔姬淑同志等十多名女队员正在工作。

这里仿佛是个战场：有些同志把橡树和黄柏树皮剥下来煮在小铁桶里，准备染棉布；有些同志拿染了颜色的布匹去晾，有些同志剪裁布匹赶制棉衣。

女队员们一听到我是按照司令官同志的指示来帮助缝纫队的工作，都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到就立刻着手了工作。

我不能动右手， 只好在旁给别的同志指点剪裁 的 方法。而她就用剪子照样剪下来。

我来到缝纫队的第二天。

傍晚时分，司令官同志的传令兵正德同志和炊事队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了。他们手里拿着精心晒干了的二十多条嘉鱼。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情况啦？"我心里这样怀疑。

正德同志猜出我的心思，便微笑着给我说了原由。

他说那是吃早饭的时候，炊事队员们为司令官同志，特意煮好了好久沒有吃过的饺子汤，把它端了进去。

正和传令兵们一起用饭的司令官同志说："姜同志挺喜欢吃饺子汤，而他不在这里。……"

司令官同志用完饭，想了一会儿，便叫来正德同志，

指示他同炊事队的韩同志一起到缝纫队密营去帮助工作，并递给了他们嘉鱼。

听到这儿，我就兴奋激动，眼眶热辣辣起来。

在金日成同志高高举起的抗日武装斗争的不朽旗帜下，我从踏上了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他那无微不至的关怀。司令官同志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也记着一个战士爱吃什么，并为了让战士吃到合乎口味的东西而那样操心。感受着他的这种温暖之爱，我怎能不掉下感激的眼泪呢！

正德同志给我拿来的嘉鱼就是司令官同志亲手钓的。

司令官同志边钓嘉鱼，边酝酿致命地打击为探索司令部的去处而拼命挣扎的日本鬼子，把朝鲜革命继续引向高潮的伟大构思。

每当司令官同志钓来嘉鱼的时候，炊事队同志们就精心地把它放在阳光下晒干，留着敬给他吃。

但是，他自己却不吃一条，都送给了我们。

我们接到嘉鱼，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不一会儿， 我忽然想起， 应该让正德同志回司令部去。

当我想到应保卫司令官同志的传令兵，竟为帮助我们而来到这里，我再也不能让正德同志在这儿停留片刻。

于是我向正德同志说了心里话：

“正德同志！你应该回司令部去。”

“不行啊！如果我回去，司令官同志定会严厉责备我的，你知道我们临走时，他多么恳切地吩咐了我们的吗？”

正德同志反而要说服我。

我尽量想办法说服正德同志。

我说：“现在敌人出动所有兵力妄图寻找司令官同志所在的革命司令部，象疯狗似地乱串，而你应该保卫司令官同志的人，却来这里，这还了得！”并恳求他赶快回去向司令官同志报告，请他不要担心这里的事。

我甚至把装有他的携带品的背囊给他背上，催他回去。正德同志却责备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不了解司令官同志的心意啊？并用焦躁的口吻说：

“我也并不是不了解姜同志的心情，可是我们还沒有全部领会到司令官同志的心意啊。你知道我们来这儿时，司令官同志怎样告诉我们的吗？他说，现在派你们到缝纫队去。他们兴许叫你们返回去，可是你们绝不要回来，特别是姜同志手不灵，需要别人帮助的事该多么多呀。他这样说着还特意叮咛我们说：

‘姜同志的处境是连洗脸都得靠人家的帮助，求女同志们帮助，恐怕有点不好意思说，所以你要去好好帮助帮

助他，一点也不要让他感到不方便。'

我怎么辜负他的这种吩咐而返回去呢？"

我再也没有话可说的了。

由于司令官同志的鸿爱和深厚关怀，我的嗓子噎住了，只在嘴里反复叫了几次："司令官同志。……"

这一天，我直到深夜不能入睡。

在我的眼前豁然浮现着各种往事：由于大国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犯了左倾错误的后果，我被扣上"民生团员"的罪名，熬过了无可忍受的日子，但后来受到司令官同志的深厚信任，重新堂堂地踏上了斗争的道路；应司令官同志的召唤，到黑瞎子沟密营，换上他发给的新军装；其后，在司令官同志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参加了普天堡战斗、茂山地区大红丹战斗等许多次战斗。

我不能继续躺下去了，踢开被子站起来，悄悄地走到了工作场所，怕惊醒同志们。

可是，负责缝纫队的崔姬淑同志等几个同志早已到那里工作。我怕落后于她们，便拿起剪子开始做工了。

用左手剪裁觉得别扭，就用右手拿起剪子干起来，竟忘掉了这支手负了伤。

我们怀着一定要提前完成司令官同志交给我们的革命任务，以报答他的深厚信任和温暖关怀的心情，克服了疲

倦和困难。

在这过程中，有一天，敬爱的司令官同志亲自来到了我们这里。

司令官同志满面春风，细看我们做的棉衣之后，表扬我们做得很好。

他看到缝纫队员们那憔悴的面孔很担心。他说，忙乱不能把工作做得快，应该好好地估计力量，订出个具体的计划来才行。甚至他看到女同志们的手指头被针扎伤而充血的情形，指教我们应该带上个顶针儿。

司令官同志一看我的手，就现出了不安的神色。

当时，我不顾伤口疼，进行剪裁，因此，手背都肿了。

我为了不让他为我操心，便说伤口已经不疼了。

司令官同志责备我说："怎么会不疼呢， 只顾眼前的事，硬使用带伤的手，那就永远成残废啊，到那时你用什么来打敌人呢?"并说，要马上治伤。

这天，司令官同志好几个钟头和我们在一起，一一指教我们克服在做棉衣时遇到的困难问题的具体办法，然后回去了。

他回去后的第二天，嘉鱼等许多种副食品和医药品送到了缝纫队密营。

我们又一次受到他那深厚的关怀，都万分感激，气势

冲天。

大家都夜以继日地有效地执行了做棉衣的战斗任务。

缝纫队的同志们，都熬夜赶制棉衣，脸也都肿了。但是，沒有一个人表示疲倦，都忘我地进行了工作。

这样，他们仅用二十天的工夫，终于赶制了六百多套棉衣，不仅光荣地完成了司令官同志的命令，而且报答了他那溫暖的爱护和深厚的关怀，哪怕是微小的报答。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始终以身作则，亲自带头突破了决定生死的艰难而危险的关头，同时一向担心队员们有一点的不方便。今天，他为了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忘寝废食，以慈父的心情溫暖地关怀人民的生活。

的确，世界上再也沒有象拥戴金日成同志为伟大领袖的我们朝鲜人民更幸福的人民。

在从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起一直到今天的漫长而艰难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验了这一点。

正因为这样，我们为自己能够拥戴金日成同志为伟大领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感到无限幸福，正在以他的革命思想彻底武装自己，更加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了争取朝鲜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前进，前进，斗争，再前进的气势，勇往直前。

“很好地培育将继承革命血统的后备队”

朴 英 淳

今天，我们党和四千万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无限珍视在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进行忘我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子女。

把革命烈士子女培育成优秀的革命者，使他们继承父母未尽的革命伟业，继续开放革命花朵，这是金日成同志早从抗日武装斗争的初期起就计划并亲自付诸实现的，而且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策。

因此，为祖国和革命而献出生命进行了斗争的革命者的子女等无数后一代，如今在党和领袖的温暖怀抱里，过着世上无所羡慕的生活，尽情地学习，成长为将肩负祖国未来的国家栋梁和忠于领袖的战士。

每当见到他们，我就感怀深切地回顾金日成同志曾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在革命烈火中，亲自培育朝鲜革命的后备队的鸿图和英明领导，以及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关

怀。

的确，金日成同志自从踏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就为了很好地培育朝鲜革命的后备队，呕尽了心血。

特别是，在他的领导下，在东满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后，更加积极地组织展开了这项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东满各游击根据地里，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无依无靠的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杀人强盗杀害的。

在根据地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根据地人民的子女。

怎样抚育和教育这些无家可归、沒有父母的烈士子女和根据地的孩子呢？

在根据地的各项复杂的工作中，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金日成同志洞察根据地的这种生活和培育后一代的重要性， 首先采取保护、 抚育烈士子女和根据地孩子的措施，优先照顾了他们。

这样，各游击根据地都建立儿童团学校，培育了朝鲜革命的后备队。

他把游击根据地里最大的房子选作校舍，还深切地关心从新编教材直到由共青组织选派最优秀的同志做教师，

通过集训提高师资等工作。

他在领导激烈的武装斗争，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那繁忙的日子里，也经常来到儿童团学校，向儿童团辅导员说明培育革命后备队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和光荣的工作，并具体地教导说，要把将承担艰苦的朝鲜革命的未来的孩子们培养成为热烈的革命战士，为此，必须从小就以革命思想教育他们。

……你们是我们祖国的花蕾，是未来的栋梁。看到你们明朗愉快，我们也就明朗愉快；看到你们健壮地成长，我们也就浑身是力量。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不要悲观失望，而要怀着胜利的信心，快快长大，成为祖国的优秀人材吧！……

他来到汪清游击根据地儿童团学校时所讲的这句话，是辉煌地照亮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祖国而呻吟在重重剥削和压迫之中的穷苦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的前进道路的灯塔，是启发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任何环境中也不能忽视对后一代的教育的我们革命的一个指针。

这样，司令官同志不仅给根据地孩子们开辟了学习之路，而且亲自照顾他们的衣食住问题，以至儿童团的生活和文艺宣传活动。

在十冬腊月，他本人虽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打敌人，却

给儿童团员准备了厚厚的棉衣、棉被和皮帽子；他本人虽然同根据地的人民一起用草根树皮充饥，却照料孩子们在宽敞的屋子里过不愁吃的日子。

他还深更半夜到学校，细心地关照儿童团员们是否睡觉时踢掉被子，是否睡前洗净手脚。

在当时的情况下，办一所学校是件很难设想的困难的事，要弄到一个笔记本和一根铅笔也得豁出性命去进行浴血的战斗。

正因为有慈父领袖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也首先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引导他们前进的那种宽广的怀抱，我们的后一代才能在那严峻的考验中，也抱着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成长为一片丹心跟着领袖进行斗争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每当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想起司令官同志把马鞍山的儿童团员抱在温暖的怀抱里，热爱和关怀他们的永远难忘的事。

司令官同志来到马鞍山，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

他结束北满远征后，路经南湖头、迷魂阵，到达马鞍山的整个路程，是他彻底清除曾由于糊涂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而过左地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朝鲜革命有力地推向新高潮的行程。

他扭转了朝鲜革命所面临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从危机中拯救了朝鲜革命，并在这个时期，为了促进成立祖国光复会和建立白头山根据地的工作，逐步实现能够在整个疆土上熊熊燃起革命烈火的鸿图，忘寝废食，进行了忘我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有许多儿童团员集结在马鞍山的事实，在百忙之中立刻离开迷魂阵开赴马鞍山。

那时，我们跟着他离开了迷魂阵。

位于抚松县深山沟马鞍山密林里的密营里，有着几十名儿童团员和兵器修理所、缝纫队、医院等后勤部的同志们。

这里有在车厂子游击根据地解散之后，经奶头山而来的儿童团员，也有来自比这更远的延吉地区和和龙地区的儿童团员。

他们都是遭到敌人的追击，在山里彷徨，遇到通讯员而来的，或者是自己组成队伍闯南走北，遇到游击队员来到此地的儿童团员。

尽管如此，这里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却认为他们在游击活动中会成为大“负担”，嫌麻烦，完全不理睬他们。

他们胡说什么如果儿童团员住在附近，有密营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他们自己就在深邃的树林里另设密营，不准

儿童团员接近。

这些人一心想甩掉儿童团员，连口粮也没有正常地供给他们；见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直打哆嗦，也没给他们做一套衣服穿。

这伙愚昧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甚至给年幼的儿童团员也扣上“民生团”牵连者这个荒唐无稽的帽子，欺负和蔑视了他们。如有人同情或想照顾儿童团员，就给他扣上“民生团”的帽子，用各种办法加以迫害。

他们硬说一位团长是“民生团”，就把他枪毙了。理由是他领着儿童团员从奶头山到马鞍山的途中，不忍看儿童团员衣不蔽体的惨状，就用部队的布匹给他们做衣服穿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们很想帮助儿童团员，可是谁也不敢大胆地拥抱他们。

饱经风霜、又得了冤枉罪名的儿童团员们，只是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在北满远征路上的司令官同志早日回来。

正当这时，司令官同志来到了马鞍山。

金日成同志踏破山和山谷里的厚厚的积雪，抵达马鞍山，首先去看了儿童团员的密营。

儿童团员们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都争先恐后地迎面跑来。

可是，边欢呼边跑来的孩子们突然停住脚步，拥在一起，再也不敢前进了。

看来他们大部分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间也有六七岁的孩子。

看了他们，我们不禁吃了一惊。

他们饿得脸都浮肿了，穿的衣服简直不象样，都撕破了，烧破了，磨破了，象是身上披了衣服，其实等于光腚。

他们的样子实在凄惨。

他们见到日夜想念的司令官同志，都高兴极了，可是，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也知道自己衣着褴褛不堪，不敢欣然靠近司令官同志。

司令官同志伸开双臂向儿童团员们走去，见到孩子们停住了脚步，他也依然伸开双臂好久无言地站在那里。

司令官同志为孩子们的幸福和光明的未来，比谁都深切地关心并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此刻，看到本应盛开的革命的花蕾竟如此被人遗弃和践踏，他的心该是多么酸疼！

“快来！快……”

他急促地走到儿童团员前面，把站在最前头的最小的孩子亲切地抱在怀里。

“你们受了多么大的苦啊，看你脸都皲裂了……”

他一边用他的军服的衣衿包暖那个孩子裸露的膝盖，一边端详孩子们的小脸蛋。他的脸上霎时罩了一层阴云。

别的孩子们看了这一情景，都盯着地面，抬不起头来。

他一支手抱着那年幼的孩子，用另一支手一一抚摸站在旁边的孩子们的头。

他心疼地抚摸儿童团员们的头，他的手和慈祥的话里洋溢着亲父母拥抱久别重逢的儿女那样的真情真爱。

“孩子们，抬起头来，你们穿破烂衣服，并不是你们的过错。”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就从孩子们中间传来了哭泣声。

哭泣声越来越大了。

他们是多么想念父母的溫暖的怀抱啊！

看他们的年纪，在夜里理应是枕着妈妈的胳膊睡的。可是他们在深山里受尽了折磨，而且在这千辛万苦来到的地方，意外地遭受了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冷遇和迫害……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为想念父母和受苦而流过泪，忍受和克服了种种困难。此刻，他们投入真正的慈父的怀抱里，怎能不流下感激的泪水呢！

“快到屋里去吧，孩子们，该受凉了。”

我们听了他的话，争先把棉袄披在儿童团员的肩上，

或者把他们抱在怀里，朝着他们的密营走去。

不料， 密营里有几名儿童团员病倒在炕上， 起不来了。

他们意外地见到慈父领袖，不知怎样才好。

他亲自抱着勉强起坐的或挣扎着起身的儿童团员扶他们再躺下，摸摸他们的前额，瞧瞧脸色，详细问问怎样得了病，怎样治病等。

原在这密营里的队员之中，沒有一个人马上向他汇报事情的原委。

至于他们病倒，与其说是由于得病，倒不如说是民族沙文主义者的罪行招致的

室内片刻鸦雀无声。

他端详卧病的儿童团员们和原在这里的队员的脸之后，不再追问，便去拣了放在一个孩子枕边的口琴。

那是已经旧得几乎吹不出声的口琴。

顷刻，一个队员向他说，儿童团员们连那破旧的口琴也爱不释手，争着吹。

“想吹口琴……”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略一深思，再次环视了室内。

屋里十分凄凉，寒气逼人，毫无热气。

在那样的屋子里，病倒的儿童团员们连一条毯子也沒

有盖上。司令官同志默默无言地环视了一下室内，叫一个从迷魂阵一起来的队员把自己用的毯子带来。

那个队员立刻带来了毯卷。

那是司令官同志仅有的一条毯子。

我们这时才明白他要把毯子用在什么地方，便个个拿出了自己的毯子。

他慢慢推开我们拿出的毯子，轻声说了內容大致如下的话：

……这些孩子卧病不起，受冷挨冻，我就是盖了一百条毯子，还能暖和我的心吗?!……

他亲手张开自己的毯子，给卧病的孩子们盖上，还怕透风，按了又按毯子的四角。

我们看到这一情景，心中便有一股热流在激荡。

过一会儿，他一一问儿童团员们到马鞍山的来历。

他们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父母的孤儿。

游击根据地解散之后，他们到这里来的过程中，遇到了连游击队员也难以克服的许多凶险的关头。

一个儿童团员从车厂子领着七个儿童团员来的故事，我至今也记得很清楚。

他们跟着游击队员离开车厂子，在快到奶头山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和游击队员分散，伶仃留在风雪呼

啸的深山里了。

他们中间有不到十岁的孩子，最大的也不过是十四五岁。

他们连煮一顿饭的口粮也沒有带，能够御寒的一条毯子也沒有，也沒有事先约定到哪里才能遇到游击队的地点。

他们在陡险的峭壁和深邃的沟豁里，在风雪呼啸、深雪沒人的深山里，白天扒雪拣野果充饥；夜里蜷缩在倒朽木底下睡片刻。

在山沟里偶尔遇到一所房子，弄到一两个包米饽饽时，年纪大些的儿童团员们自己不吃，让给年纪小的儿童团员；在夜里睡觉时，生怕年纪小的孩子们为野兽的嗷叫而不能入睡，叫他们睡在中间，自己却蹲坐在两旁熬夜。

虽然他们走山路筋疲力竭，挨饿受冻，但决沒有下山走公路或找人家，而越来越往深山里走去。

他们通过游击根据地的生活体验和儿童团学校的教育，淸楚地知道只有到深山里去，才能找到游击队，只有找到游击队，才能替爸爸妈妈报仇。

因此，年纪大的儿童团员不用说，连那些背在他们背上的和睡在他们怀里的小孩也如有人劝他们下山找村子，就坚决反对。

曾把徬徨在密林里的他们领到这里来的一位队员，以感人肺腑的语调述说了当时他们到达奶头山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奶头山村里的人们可怜他们，特地为他们弄来难得的大米做了晚饭。

米饭是他们好久沒有吃到的，而且是饥饿之中第一次吃到的。可是这些儿童团员们却慢慢放下羹匙，走出门外，偸偸地揩了眼泪。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想起了在根据地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而饿死的父母和小朋友，心里非常难过的缘故。

……同志们……你们看，这些孩子果眞是些什么样的孩子！他们是把一切都寄托于我们，瞻望着革命胜利的那天生活的革命的花蕾啊！

因此他们在烈火中也沒有被烧死，在暴风雨中也沒有弯折。播在他们心中的革命的种子，正在茁壮地、倔强地成长为未来的支柱。……

可是竟把这样的孩子们弄到这种地步，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在搞革命，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呢！……

金日成同志的声音由于激忿而颤抖。

他好象是在抑制激忿，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沉默一会儿，轻声问儿童团员们到达马鞍山之后是怎样生活的。

然而，没有一个孩子诉苦说他们挨饿受冻。

当他亲热地问那些幼小的孩子冷不冷、饿不饿的时候，他们也都无言无语地摇摇头。

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如在父母膝下，该是撒娇的。我们望着他们，觉得他们是那样地可靠，同时也抑制不住义愤，觉得心如刀割。

“你们看，这些孩子穿不暖也说不冷，吃不饱也说不饿。他们却担心我们难过呢。……”

他这样说着环视我们，他的脸上又罩了一层阴云。

这一天，司令官同志了解了儿童团员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集在一起。

在那里，他追问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

“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

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十分沉重，秋霜般严肃。

在座的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影响的人，但由于他象阳光一般分清了黑白，所以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辩解。

……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而且他们本人虽然年纪小，但誓要替父母报仇，搞革命，便在游击

根据地解散之后也不去敌占地，跟着游击队员来到了这里。

可是，不仅不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硬把他们当成“民生团”牵连者，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恶啊。

你们的过错不仅在沒有很好地照顾几名儿童团员这一点上。

正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珍惜和爱护儿童。

这并不单是从儿童是招人喜欢和可爱的单纯的人性出发的。

我们所以珍惜和爱护他们，是因为我们的斗争目的在于让他们将在沒有剝削和压迫的幸福的社会里过好日子，也因为朝鲜革命的辉煌未来就在于他们身上。

我们的革命是带有长期性的艰苦的斗争。

因此，我们完不成革命，就要由他们来完成，如果在他们那一代也完不成，那就直到他们的下一代，接着代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想永远忠于朝鲜革命，就要很好地培育将继承革命血统的后备队。

今天，我们不仅自己要为革命而很好地进行斗争，而且要很好地培育肩负革命前途的这些孩子，只有这样，才能说得上自己尽到了作为革命者的责任。

况且他们是应成为我们革命的未来的主人，是同我们一道携手斗争中倒下去的革命同志的儿女。

温暖地照顾和很好地培育他们，这不仅是尽革命者的道义的事，而且是革命者应尽的神圣义务。如果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我们就不能说尽到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道义。……

他说了上述内容的话之后，再三说要设法尽早给儿童团员们做衣服穿。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布匹是不可能立刻弄到手的。

他了解到密营里没有一块布，也没有买布的钱，便默默地沉入深思。

我们为自己不能即刻在他的面前拿出布匹而感到歉疚，心里只焦急，不知怎样才好。

怎样立即弄来给几十名儿童团员做衣服的布匹呢，我们绞尽脑汁想了又想，但怎样想也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司令官同志无言无语地略一深思，把手慢慢地插进军服里兜里，拿出了精心包好的什么东西。

我们的视线都集中在那里。

从精心包扎的情况看来，分明是长期珍藏的东西。

……我只有这点钱，钱不算多，能买多少布就买多少来，给孩子们，首先给穿不暖的孩子们做衣服穿吧。……

他把那笔钱交给团政委山厚同志，责成他到抚松市内去买布来。

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二十圆，其由来是很不平常的。

这笔钱是司令官同志曾为组织武装队伍而离开家的时候康盘石母亲给他的。

康盘石母亲虽然身在病中，但她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那些为祖国和人民而斗争的儿子的战友，她甘愿自己挨饿，也设法款待到自己家里来的儿子的战友，才放心。她忍饥挨饿，给人家做针线活儿和洗衣服，一分一分地攒下了钱。当儿子离开家时，她握着儿子的手告别，说男子汉的兜里该有紧急用的钱，就把这笔攒下的钱交给了他。

那以后，司令官同志率领武装队伍前往通化，从通化经过两江口和老爷岭到汪清，在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的日日夜夜，在两次艰苦的北满远征的路上经受凶险的风浪和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一直把这笔用几千万贯黄金也不能换来的、渗有母亲的热爱和崇高意志的钱珍藏在胸怀深处，牢记着母亲的谆谆教导，从中得了力量．从那火热的情爱中坚定了斗争的决心。

二十圆钱！这里渗有对母亲的难忘的回忆：母亲一生为光复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她见不到祖国解放的那一天，在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不幸逝世了。

这笔钱不算多，不可能用来给所有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做衣服穿。

但是，我们理解他的心情。他是为革命的花蕾——儿童团员拿出了这笔渗有母亲情爱的、意义深远的钱的。因此，我们都觉得有一股热流填满了胸膛：

"儿童团员们将用渗有康盘石母亲心血的那笔钱 做 新衣服穿， 真正在母亲的温暖怀抱里， 在她那慈祥的关怀下，尽情享受喜悦和幸福！

康盘石母亲一向为穿不暖的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心疼，一向为不能多帮助他们而操心。如果她在场，该是多么高兴啊。

不仅是这马鞍山的孩子们，而且吃不饱、穿不暖的全朝鲜人民在渗有康盘石母亲的伟大的爱的怀抱里生活的那一天必将早日到来。"

山厚同志按照他的命令，到抚松市内去买来了布。

可是，仅用那些布是不可能全部做几十名儿童团员的衣服的。

于是，司令官同志把一项任务交给山厚同志，叫他先到抚松市内，与初期革命活动时期的革命同志取得联系，然后亲自冒着危险，带着几名队员到抚松附近，接见那位革命同志，指导他加强了革命组织，同时在他的帮助下，

全部解决了儿童团员的衣服问题。

儿童团员们穿了新衣服，都高兴得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的生活象长了翅膀一样活泼明朗。

司令官同志的那阴沉的脸色，当他见到这样的儿童团员之后，才消失了。

司令官同志如此以亲骨肉之情关怀曾被人遗弃的儿童团员，在离开马鞍山之前，还采取了保护和培育他们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为了教育儿童团员，选定了辅导员；为了保障他们的粮食，留下了一个排的人员，还采取了把密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和种地的措施。

不仅如此，他在出发之前，还指示队员们只带去一两顿份紧急用的米，其余的全部留给儿童团员。

尽管踏上艰难的征途，但他还是设法把米多留给山里的儿童团员，哪怕是一粒米。队员们遵循他的意志，整理着自己紧急用米的米袋，忙于做行军的准备。这时，儿童团员们簇拥跑上前来。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司令官同志的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和军装的衣衿，向他请求：

“让我们也一同去吧，让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吧。”

“离开了将军，一天也活不下去呀。 一定把我们带走

吧。”

儿童团员们异口同声地请求。他望着他们，轻声劝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们上哪儿去吗？”

“知道，打日本鬼子去。”

儿童团员们齐声回答。

“对，我们就是去打杀害你们父母的日本鬼子的。可是这个路非常险峻，有时一天就得行军几百里路，有时还要一连几天饿着肚子打敌人。要同你们在密营里学习和训练比起来，非常吃力和艰难的事可多得很。这样也要跟着走吗？”

他微笑着瞧瞧儿童团员们的小脸蛋。

“是，我们要走。我们同将军在一起还是最好。”

年纪大些的儿童团员这样回答。而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们抓住他的衣衿，跺着脚，说自己也要跟着走。

就是我们游击队员也间或离开他的身边，调到别的部队时，都感到依依难舍，何况这些孩子呢。他们是一直彷徨在凶险的风雨和黑暗之中，前几天才在他的温暖的抚爱下，找到光明，投入了慈父的怀抱里。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温暖的阳光，认为离开了慈父的怀抱就活不下去。他们的这种恳切的心情，是同敬

慕伟大的领袖，渴望投入他的怀抱里的全体同胞的心愿是毫无两样的。

司令官同志满意地望着这些硬要一同去的儿童团员，又问道：

“你们能打敌人吗？”

“是，能打敌人。”

“还不会打枪，怎么能打敌人呢。”

“不能用枪打死， 就是用牙咬死也一定要替爸爸妈妈报仇。”

他们的眼睛象启明星一样明亮，他们的声音又坚定又清脆。

“对……一定要报仇……”

他这样说着，默默地沉思一会儿，向队员们说了大致如下的话：

……把他们带走吧。

当然，在打游击战的情况下，领着孩子们走，会有种种困难。如把这些孩子留在后方培育，也许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更艰难的路呢？

这个原因不仅仅在于领着他们走就能够更好地照顾他们这一点上。

他们是应当经历革命风暴的孩子，是直到我们革命胜

利的那天为止，要无暇脱鞋地穿过烈火前进的未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我们要在革命者最好的学校——革命斗争中，把他们培养成为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话打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弦。

儿童团员们都兴高采烈地做好了准备，等待出发。

他在队伍就要出发的时候，还向决定留在这里的我三番五次地强调说，要好好照顾因体弱或因病不能同行的儿童团员。

然后，他才向行军队伍下达了出发命令。

他亲自拉着儿童团员的手，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望着他的渐去渐远的身影，禁不住心在一起一伏地跳动。

他一身肩负全朝鲜的命运，为曲折多端的艰难的朝鲜革命亲自开辟着胜利的道路，还为穿不暖的儿童团员而操心不能入睡，把自己的毯子盖在卧病的孩子的胸脯上，才放下心。这是司令官同志的伟大的慈父之爱！

他亲自站在前面，冲破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暴风骤雨，还瞻望朝鲜革命的未来，把年幼的孩子们抱在怀里，引导和培养他们成为坚强的革命者。这是司令官同志的火热的爱！

世界上有很多手持武器跟人民的敌人斗争的实例；在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有关武装斗争的记载。但是，哪个国家的历史上曾有过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领着扛不起枪的年幼的儿童团员，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殊死的斗争的事实呢！又何曾有过在那严峻的武装斗争的烈火中，给年幼的他们播下革命的种子并培育他们的历史呢！

我们的心里激荡着拥戴最伟大的革命领袖的这一高度的骄傲和荣誉。

儿童团员们整整齐齐地穿着那每根缝线和针脚缝都渗有司令官同志的热爱的新衣服阔步前进。他们凛凛的面貌，渐渐地远离我们的视界。

但是，我们感到眼前好象即刻展现出如同曾失去生气和欢笑的孩子们在司令官同志的怀抱里找到了喜悦和幸福一样，在他的怀抱里，整个国土上充满欢乐和希望的那一天。

几天后，我们按照他的指示，为了把密营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离开此地到大铖厂，盖起了几栋密营。当快要盖完的时候，从司令部来了一位通讯员。

他对我们说司令官同志非常担心那些留在马鞍山的儿童团员。

他说，司令官同志在艰难的行军路上，有时拉着儿童团员的手走， 有时背着他们走。 还在繁忙中经常抽出时

间，照料儿童团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甚至照顾他们的一切生活细节，有时同儿童团员谈谈话或开娱乐会的时候，总是挂念地说："不知道留在马鞍山的孩子们怎样过日子，是否病更重了。……"

他这样说着，拿出了司令官同志送给那些病倒的儿童团员的礼物。

我立即向马鞍山出发了。

当想到司令官同志为卧病的孩子们不能入睡的心情的时候，同时想到儿童团员们接到渗有司令官同志的热爱的礼物而高兴的时候，我恨自己的脚步太慢了。

我到达马鞍山，向儿童团员说明司令官同志送礼物的原委之后，解开了礼物包袱。

那里有笔记本和铅笔、鞋和袜子，还有各种药品。

那里还有银光闪闪的新的口琴，这时在我的眼前一再清晰地浮现了他手拿旧得几乎吹不出声的口琴入神地端详的面貌。

儿童团员们都高兴极了，有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鞋，有的打开新的笔记本写上名字，这时他们见到新的口琴，齐声欢呼起来，争着吹革命歌曲。

司令官同志在和数百名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病倒在马鞍山深谷里的儿童团员很想吹口琴的心愿，设

法满足他们的心愿。司令官同志那亲父母之爱，怎么能仅限于病倒的儿童团员呢！而且怎能用爱这个字眼完全表达他的崇高的品德呢！我望着欢喜若狂的儿童团员，坚定决心，遵循一心为朝鲜革命和人民而献出自己一切的司令官同志的教导，成为忠于他的战士。

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我因执行别的任务，沒能和他们见面。

我重见他们，是在司令部所在的白头山根据地。

在那个期间，他们已经习惯于部队生活，正在成长为可靠的革命者，无论在战斗训练和行军方面都不次于老队员。

于一九三七年夏天，司令官同志以他们和来自白头山一带的少年，组织了少年连，并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把他们培养成为以革命的世界观坚强地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员和革命者。

他们作为忠于司令官同志的传令兵、警卫连的战士和政治工作员，都以领袖的革命思想武装起来，按照领袖的意志来生活和斗争了。

在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被派到别的部队的同志们，从各方面一向起到模范作用。人们常常称赞他们说："金日成同志亲自培养出来的同志们果眞出众。"

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这样成长起来的儿童团员和少年连的战士们，解放后也衷心遵循他的教导，无论在建立人民军方面，或者在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而进行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都作为我们革命的可靠的骨干，英勇善战，今天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一向走在前面。

今天有几百万新的可靠的后备队接着他们成长起来。

金日成同志自从我们祖国获得解放的第一天起，就为了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智德体兼备的有为的人材和热烈的革命者，从未吝惜过一切。

在整个国土上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也从在领袖的关怀下设立的地下教室里，传出了孩子们的琅琅的读书声。烈士子女和战争孤儿也有了温暖的乐园——学院。

举起战后恢复建设的第一把锹的时候，在这个国土上首先矗立起来的也是供后一代的新的校舍和夏令营。在领袖的慈父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下，我们最好的东西，一向是属于他们的。为他们实施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的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建筑了世人惊叹不已的学生少年宫，在空气新鲜、风景优美的各地建立了休养所和夏令营等等……。的确，我们的后一代，尽情享受领袖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好处，正在世界上无所羡慕地成长起来。

不仅是他们，而且连那些远离祖国，曾在无权利和虐待下上不起学的旅日朝侨的子女，也在领袖的关怀下建立的洋溢着祖国气息的明亮的教室里，沿着民主民族教育的康庄大道，堂堂地阔步前进。

每当想起所有这些事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金日成同志对马鞍山儿童团员的热爱以及伟大的革命思想的光辉果实。

今天我们为培育后代拨出的几亿圆国家资金里，渗有着领袖的这般慈父之情。

今天，我们的几百万后一代，象过去的儿童团员那样，在领袖的怀抱里，正在成长为未来的坚强的革命战士。正象他们那样，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南朝鲜的孩子们和全体四千万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怀抱里，都享受自由和幸福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在宿营地有过的事

金龙渊

百战百胜的钢铁灵将金日成同志亲自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在普天堡战斗中获捷之后，当年的夏天和秋天展开机动战，接连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到了冬天，部队就向濛江县马塘沟行军。

行军途中，我们在西北子山沟里宿营了。

当时金日成同志把先遣队的排长叫到跟前，拿出一包不知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要送给邻近山村农民和伐木场工人的传单和宣传品，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派两个工作员到村庄去。

排长立即选两个队员，具体地给他们交代了任务。他们俩拿出仅剩的紧急用的炒面胡乱吃了几口之后，赶忙上了路。

过了一会儿， 司令官同志亲自巡回了各分队的 宿 营地，一一关照了队员，还到了派出工作员的排里。

他看到队员们正在寒风凛冽的雪地上做宿营准备，便告诉他们要生火取暖。同时亲自帮助他们堆了由山上拉下来的园木；还给他们弄来细树枝生了火。

火焰霎时燃得很旺，照亮了阴森的密林，使得队员们烤得暖融融了。

他一再检查警戒的组织情况之后问道，工作员临走时吃了什么，换没换汗湿的毛巾、衬衣和裹脚布等。

当时排长就坦率地告诉他说，认为他俩都是富有经验的工作员，动身时自己会做好一切准备，所以没有细细照顾他们。

司令官同志听了他的回答， 便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

……应该好好照顾队员。我们要时时刻刻为队员们着想，我们自己挨饿受冻的时候不用说，甚至在自己吃饱受暖的时候，队员们却会挨饿受冻。即使这样做，也会了解不到他们的全部困难。

他们走上这一艰苦的斗争道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不是一心为革命，才不怕流血牺牲的吗？

我们作为一个指挥官，不应当只靠他们的觉悟，而要更细心地照顾他们，使他们能够更加英勇善战……

过一会儿， 他起身极目远望山脚下风雪呼啸着的平

原，为出去工作的同志担忧：

“……天气变得更坏了……他们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该吃多大的苦啊……”

他那慈父之爱，对所有队员，无论是在他身边的或远离他的，都是无所不至的。我们再一次从心坎里深深感到了他对我们的无限深厚而温暖的爱护。

他透过风雪略一了望平原，指示我们说，要预先烧好开水，好让他们回来喝，然后向司令部的帐篷走去了。

排长就照他的话， 拿出水壶架在篝火上， 化雪烧了水。排长仔细琢磨一阵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后，解开每个队员的背囊细搜了一遍。他想侥幸弄一点炒面，可是一点点也沒有找到。紧急用的炒面也都吃光了，于是只好等天明时分军需官同志回来。

排长沒有办法， 只好烧了白开水。他烧完水， 查完哨，便坐在篝火旁等工作员同志们回来。

他等着等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篝火值班叫醒他，他才睁开了眼。

“……刚才司令官同志又来过了。 他巡视着睡觉的队员们来到这里，问工作员同志们回来了沒有，便伸手揭开水壶盖看了看……于是我要叫醒排长同志，他就对我说，不要叫醒酣睡的人， 便往那边走了。……”他说着指了对

面的小山岗。

他自己深更半夜还不睡，却不让人叫醒酣睡的人。排长听到这话，便更加振起精神，站了起来。

排长若有所思地把积在篝火旁的雪扫远一些，抱来一大包干树叶子做了铺位，好让工作员同志们回来暖暖地睡一觉。

出去工作的同志们过了大半夜之后，才胜利完成任务回到了宿营地。

排长高兴地迎接了他们，替他们打掉身上的雪花，并把水壶放在他们的面前说：

“……司令官同志吩咐我们， 等你们回来叫你们喝这壶开水……我这就到司令部去报告你们回来。快来喝喝水，暖暖身吧。”

排长急忙往司令部跑去。

工作员们又饿又冷，又无从知道这壶开水的缘由，只是按照排长的话，一口一口地喝起开水来。

他们冒着连手脚都冻得麻木的寒冷和风雪，赶了险恶的山路。现在他们喝的这每一口开水，都给他们暖和了身体，增添了新的力量。

他们为自己遵循司令官同志的崇高意志进行的工作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他们带着

司令官同志交给他们的宣传品和传单去找那个村庄的时候，工人、农民和所有碰面的人都无限激动，热情地握紧了他们的手。他们激动的面孔、热情的手似乎还在历历在目。

他们想着这些谈话，一股劲地喝了开水，认为这么大冷天幸亏有了开水。当冻僵的身子也差不多暖融的时候，他们才觉得他们喝的并不是一般的白开水，而是象经滤过的米汤似的开水。不知谁在何时往水里冲了炒面。于是他们把水壶拿到篝火边，借着火光看了看壶里的水。

“没有错，是冲了炒面的。……”

“昨晚，我们都搜遍背囊，连紧急用的炒面也都吃光了，是谁给弄的呢?!……是排长弄的吗?!”

他们手拿着水壶，作了各种各样的推测。

就在这个时候，排长由司令部回来了。

他走到篝火旁，见到工作员们只是默默地呆在那里。

工作员们向排长说，开水里的炒面是从哪里弄来的。

排长深思着什么，略一盯视熊熊燃起的篝火，慢慢地开了口。

“是司令官同志亲自给你们冲的。快喝了，好好休息。”

工作员们一听到这句话，不觉眼眶热辣辣起来。

排长和工作员们把喝光了水的空水壶放在一边，无言

无语地面面相觑。

当然他们受司令官同志的这般热爱，并不是昨天或今天才有过的。然而，今天他们碰到这件事，实在激动得心里热烘烘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把剩不多的炒面都给了我们， 他该吃什么呢？……”

“……排长同志， 你为什么到司令部去报告之前沒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呢？……”

排长未免尴尬，只好把他到司令部时从传令兵那里听到的事由讲给他们听：

……

排长坐在篝火旁等工作员回来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那时司令官同志领着传令兵再次来到篝火旁，伸手揭开水壶盖看了之后，叫传令兵去把他剩下无几的炒面都拿来全部倒在开水里。这是他巡视各个分队直到深夜还沒得工夫吃的。

然后，他回到司令部帐篷里，和政委同志对坐着一边用匙子吃碎冰块，一边讨论了今后的工作。

当传令兵走进去十分担心地望他们的时候， 他就说“嗬，凉凉爽爽很有味道！……”和政委同志笑了笑。

……

排长把这个开水的来历谈到这里，含着泪再也接不下去。

“……说实在，我们受他的热爱太……太多啦……”

工作员们也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为革命的远大前程，一身拥抱着全体队员的他那深厚的热爱，世上还有什么话能够表达一心为祖国和人民献身的他那崇高的品德和他那冲破困难前进的一步一步的历程呢！我们一定要把他的热爱铭记在心里，沿着他指引的革命胜利道路更勇敢地前进！即使千万个死亡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也要一片丹心遵循他的思想和意志去生活和斗争。